

EX ORIENTE LUX

光从东方来

东西方古典语言 与文明比较研究

*Comparative Studies of
Oriental Occidental Ancient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白 钢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EX ORIENTE LUX

光从东方来

东西方古典语言 与文明比较研究

*Comparative Studies of
Oriental-Occidental Ancient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白 钢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西方古典语言与文明比较研究 / 白钢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10
ISBN 978 - 7 - 5201 - 5040 - 8

I. ①东… II. ①白… III. ①古代语言 - 对比研究 -
世界 IV. ①H0 - 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15537 号

东西方古典语言与文明比较研究

著 者 / 白 钢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刘 荣

文稿编辑 / 程丽霞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 (010) 59367011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184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5040 - 8

定 价 / 9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构建新的世界历史 - 世界文明史解释体系，
离不开有关人类各种文明所对应之古今语言知识的积累，
离不开比较语言学 - 语文学的探索实践。

自序

这部学术自选集，收集了我在古希腊语文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语文学方面的十余篇文章。时间跨度从我在德国读古典学的硕士阶段直至今下，涉及的具体语言，则跨越印欧语系（特别是其中的希腊和印度－伊朗传统）、亚非语系（旧称闪－含语系，特别是以阿卡德语为代表的闪米特语系东支，以旧约希伯来语、乌迦利特语、阿拉美语为代表的闪米特语西北支）、阿尔泰语系、汉藏语系以及尚不能归入特定语系的语言（如苏美尔语）。

就内容而言，上述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以萨福与阿尔凯奥斯作品为代表的古希腊抒情诗研究，并以此为线索勾连以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为代表的希腊诗歌传统和以《梨俱吠陀》为代表的印度诗歌传统，进而探讨原始印欧诗歌语言在希腊和印度这两支传统中的传承与创新。

第二类，以各种古代语言为线索进行的世界文明史－宗教史研究，以历史比较语言学－语文学的方法，通过核心文本与重要概念的比较研究，探究各种古代文明（特别是希腊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间的早期关联和相互影响。

第三类，书评，涉及古代语言的语法作品、希腊文明与印度文明间的关系、口述诗歌理论的生成与发展。

就第一类而言，其内容的相互关联程度很高，可视作一个系列研究，均贯彻共同的方法论：通过对早期希腊诗歌中程式（formula）与称谓名号（epitheton）的分析，结合更广阔的语境和文本背景，在中性、老套、缺乏变化甚而陈腐的外观下挖掘其“深度”，即某种与特定语境相关的特殊指

向、意蕴与情味，它能在深谙传统的诗人与听众（读者）间引发同情、共鸣与相戚之感。

其中，《萨福诗中的 *λείμων ἰππόβοτος*（适于牧马的草野）及其意义“深度”》一文，通过对萨福残篇 2 的文本分析，特别探讨了诗中提到的 *κῶμα*（神异的梦）与 *λείμων ἰππόβοτος*（牧马的草野）的关系，并结合荷马史诗的相关文本，指出诗中人物通过 *κῶμα* 的神异力量进入的 *λείμων ἰππόβοτος*，正是《奥德赛》文本中提到的 *ἄσφοδελὸς λειμών*（开着常青花的草地），这片草地位于冥界。而萨福诗中对于爱神阿弗洛狄忒的呼唤，则反映了借助女神所赐的 *νέκταρ* 之神力由冥界重返人间的想象，进而透露出诗人所属的团体所奉行之宗教秘仪的信息。这种爱神阿弗洛狄忒进入冥界并安然返回的想象，则不但指向希腊女神阿弗洛狄忒与美索不达米亚传统中的女神伊南娜（Inanna）/伊士塔尔（Ištar）的同源特征，更表明，诗人（及其所在的阿弗洛狄忒秘仪团体）了解伊南娜/伊士塔尔入冥府的传说，并将其化入自己的宗教实践与体验之中。故而在附录中，我做了较大篇幅的对于美索不达米亚相关神话传统的梳理考辨。这是本书中篇幅最长也最具开拓性的一篇文章。

相对而言，《论萨福残篇 44 中的两处史诗性修辞短语》篇幅要小得多，是一篇比较精巧的对 *πόλιν εὐρύχωρον*（宽广的城市）与 *Ἑκτορα κ' Ἀνδρομάχαν* *θεο(ε)ικέλο[ις]*（神一样的赫克托耳与安德洛玛克）这两个明显受到荷马史诗影响之修辞短语所进行的分析。

《何谓“神圣的城市”？何谓“神圣”？——古希腊语程式 *ἱερὴν πόλιν/ἱερὸν πολίεθρον* 与相关词汇研究》一文，以阿尔凯奥斯残篇 69 中出现的表述 *ἱ[ε]ραν... πόλιν*（神圣的城市）为契机，通过将其与荷马史诗中程式 *ἱερὴν πόλιν/ἱερὸν πολίεθρον* 的语境进行对比，展现“神圣的城市”这一程式在史诗中所带有的深沉意味：“神圣的城市”总不免被英雄所摧毁劫掠的悲惨命运，而导致“神圣的城市”覆灭的英雄自身也将陷入巨大的灾难。这一分析引向对于 *ἱερός*（神圣的）一词诸多含义的讨论，进而指向古希腊语中各种表达“神圣”意义的词语。

《“不凋谢的声名”——论印欧语系早期诗歌语言的传承与创新》一文，

通过比较荷马史诗的程式 κλέος ἄφθιτον（不凋谢的声名）与来自《梨俱吠陀》的对应表述 śravaḥ... akṣitam/akṣiti śravaḥ，展现了“不凋谢的声名”这一早期印欧诗歌语言遗产在印度与希腊传统的传承与创新：《梨俱吠陀》中与 śravaḥ... akṣitam/akṣiti śravaḥ 相关的表述，代表原初印欧诗歌语言中“不凋谢的声名”的基础意象；荷马史诗通过阿喀琉斯在 κλέος ἄφθιτον 与 νόστος（返乡）二者间的艰难抉择，构成了对传统意象的巨大颠覆与超越；萨福在自己的诗作中通过将 κλέος ἄφθιτον 赋予举行婚礼时的赫克托耳与安德洛玛克，在模仿传统的外观下实现了对荷马史诗传统的颠覆与超越。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呈现与吠陀传统乃至更古老的印欧诗歌传统相近的面目，这一借传统之外观颠覆与超越传统的实践，客观上又成为对更古老传统的回归。

相对于第一类文章内容的统一连贯，第二类文章的跨越性更大、视野更宏阔。

《Ex oriente lux（光从东方来）——论希腊精神中的东方因素》一文，借 Ex oriente lux 这一拉丁文习语所表达的对文明的缘起和播散、文明意义上东西方划分及其相互关联的确认与信念，从希腊文字、希腊语中的外来词及语言现象、希腊神话谱系、荷马史诗、希腊政治思想、希腊哲学、希腊悲剧的多重维度，探讨广义的东方因素在希腊世界超越器物层面而深入其精神深处的影响。

《何谓“双天”——论旧约希伯来语中“天”（šamayim）一词双数形式的来源及文化意义》一文，通过希伯来语的“天”（šamayim）一词所具之双数形态源自前缀 ša-与名词 mayim（水）的结合（参照阿卡德语 šamê），论证其义为“有水之所在”。故 šamayim 之双数形式需追溯 mayim 之双数形式，而后者则深受巴比伦创世史诗 Enūma eliš 之影响：最初的世界由代表地下淡水的 Apšu 与代表海中咸水的 Tiāmat 和合而生。由于史诗 Enūma eliš 所体现的马尔杜克（Marduk）信仰是公元前 19 世纪至公元前 16 世纪巴比伦第一王朝的产物，因而可借此为旧约《创世纪》文本的时间上限提供某种判别依据。本文已经涉及 Enūma eliš 所记述之创世谱系与旧约《创世纪》之开篇的互文关系。这种探讨的进一步深化与延展，演化为《典型性创世

论性质文本释读与比较研究》一文。

《典型性创世论性质文本释读与比较研究》一文通过比较古巴比伦史诗 *Enūma eliš*、旧约《创世纪》、赫西俄德《神谱》、《梨俱吠陀》中的两首创世诗（10. 121, 10. 129）中对于世界原初状态的记述，以语言学－语文学为基础，结合比较神话学、比较宗教学等多种方法，探索在上述四种不同文明的创世论背后的共同语言、思想基础，并将各种共通元素、特征以图表的形式加以呈现。

《何谓宗教？何谓神？——一种比较语言学－语文学的探索》一文，通过对印欧语系、亚非语系（闪－含语系）、乌拉尔－阿尔泰语系、汉藏语系中表达宗教与神的词汇来源及其内在意义进行分析，探索其在具有代表性的人类文明体中是如何生成化衍的。这既是从世界宗教史角度出发，对宗教的概念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范畴进行梳理，也是对世界文明史中若干重要概念的语言表述进行整理。这是本文集中涉及语言最多的一篇文章。

第三类是书评，对刘小枫编修的《凯若斯——古希腊语文教程》、萧俊良（Choon-Leong Seow）著《希伯来文（圣经）语法教程》（费英高、鲁思豪译，刘平校）、克劳斯·卡图恩（Klaus Karttunen）著《印度与希腊化时期的西方世界》（*India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进行评述，前两篇是我在德国留学时撰写的。《口传诗歌理论视野下的荷马史诗及其“深度”》一文是对帕里－洛德（Parry-Lord）的“口传－传统”（Oral-traditional）理论的评述，进而涉及如何运用这一理论理解荷马史诗。由于在构成荷马史诗主体的爱奥尼亚传统之外，有一种相对独立的保存于萨福和阿尔凯奥斯的诗歌语言中的伊奥利斯诗歌传统，又引出了对荷马史诗语言脉络的讨论。考虑到洛德的《故事的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由尹虎彬先生翻译后，尚未见到合适的书评，就以此文作为对这一重要作品的评述。

以上种种，算是对于本部文集所收录的文章的介绍，也是对之前相关学术研究理路的回顾。近斯的中美贸易摩擦让国人发现，核心的芯片技术是必须立足自我、整体布局、持续投入才能掌握的，而核心人才团队更是重中之重，是急不得也买不来的。事实上，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世界上各种文明所对应的古典语言知识，以及建立在相关知识之上对各种古代文

本进行释读和比较研究的能力，是人文领域中的短板，类似芯片技术之于先进制造业，同样是急不得也买不来的，同样需要立足自我、整体布局、持续投入。

如果中国的崛起不只是局限于器物层面，而真的意味着某种古老文明的复兴，那就应该为世界提供一种吸纳以往各种文明研究成果，超越一时一地的狭隘认知，对于世界各种文明的特质、成就、命运及彼此关联做出更合理、更整全、更高明解释的新体系。而要构建这种新的世界历史－世界文明史解释体系，离不开人类各种文明所对应之古今语言知识的积累，离不开比较语言学－语文学的探索实践。这部文集算是在这个方向上所做的一种尝试。

是为序！

白 钢

2019年3月

目 录

CONTENTS

- 1 C 希腊诗歌传统与印欧诗歌传统
- 3 C 萨福诗中的 *λείμων ἱππόβοτος* (适于牧马的草野) 及其意义“深度”
- 41 C 论萨福残篇 44 中的两处史诗性修辞短语
- 50 C 何谓“神圣的城市”? 何谓“神圣”?
——古希腊语程式 *ἱερὴν πόλιν/ἱερὸν πτολίεθρον* 与相关词汇研究
- 68 C “不凋谢的声名”
——论印欧语系早期诗歌语言的传承与创新
- 85 C 古代语言与古代文明
- 87 C *Ex oriente lux* (光从东方来)
——论希腊精神中的东方因素
- 107 C 何谓“双天”
——论旧约希伯来语中“天”(*šamayim*) 一词双数形式的来源及文化意义
- 115 C 典型性创世论性质文本释读与比较研究
- 138 C 何谓宗教? 何谓神?
——一种比较语言学-语文学的探索

157 C 书 评

159 C 评刘小枫《凯若斯——古希腊语文教程》

162 C 虽非绝色，毕竟佳人

——《希伯来文（圣经）语法教程》评述

167 C 西方古典视野中的印度世界

——评《印度与希腊化时期的西方世界》

173 C 口传诗歌理论视野下的荷马史诗及其“深度”

185 C 后 记



希腊诗歌传统与印欧诗歌传统



萨福诗中的 *λείμων ἵππόβοτος* (适于牧马的草野) 及其意义“深度”

几乎没有人怀疑萨福 (Sappho) 作为诗人的天才, 但如何理解其天才进而品鉴其作品, 则始终伴随着巨大的争议。曾在古典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有关萨福 (以及阿尔凯奥斯) 诗歌语言之“口语性” (vernacular) 假设^①, 将萨福的诗歌语言理解为在莱斯波斯地区流行的、根本有别于文学作品特别是荷马史诗的语言的“日常口语”, 已经伴随着各种研究成果在 20 世纪 60 年代失去广泛认同。这也使建立在萨福诗歌之“口语性”假设基础上的有关其作品的“常态” (normal) - “非常态” (abnormal) 乃至真 - 伪的判断, 失去了令人信服的效力。^② 在萨福的作品中, 残篇 44 的真实性及其文学价值因充满史诗式的表达程式与称谓名号而备受争议, 我已写有专文对此加以讨论。^③ 相对于残篇 44, 残篇 2 长期以来被视作较确定的萨福作品, 但它所包含的传统称谓名号及其“深度”——“深度”在此意味着一种植根于口述传统, 体现为程式化表达, 有与特定语境相关之特殊的指向 - 意蕴 - 情味, 能在深谙传统的诗人与听众间引发同情、共鸣与相戚之感的互动机制与美学效果^④——尚缺乏足够的讨论。本文将试图结合语文学与语言学的方法对此加以探究。

萨福残篇 2 (Voigt/L.-P.) 全文如下:

① 这一理论的典型性表达, 参阅 Lobel 1925, 页 xxv - xxvii。

② 参阅白钢 2017a, 页 117 ~ 118。

③ 参阅白钢 2017b, 特别是页 60 ~ 67。

④ “深度” (depth) 之名, 出于 Lord 1968。有关定义, 参阅白钢 2017a, 页 115。

- 1^a ..ανοθεν κατιον[*c*]-
- 1 †δευρυμμεκρητεςιπ[.]ε[]].† ναῦον
 ἄγνον ὅππ[αι]| χάριεν μὲν ἄλσος
 μαλί [αν],| βῶμοι δ' ἔ(ν)ι θυμιάμε-
 4 νοι [λι]|βανώτω(ι)·
 ἐν δ' ὕδωρ ψυχρο-ν| κελάδει δι' ὕδων
 μαλίνων,| βρόδοιςι δὲ παῖς ὁ χῶρος
 ἐσκήαστ', αἰθυσσομένων δὲ φύλλων|
 8 κῶμα †καταιριον·
 ἐν δὲ λείμων ἱππόβοτος τέθαλε
 †τωτ ...(.)εῖν|οις† ἄνθειςιν, αἰ <δ'> ἄηται
 μέλλι|χα πν[έο]ιςιν [
 12 []
 ἔνθα δὴ σὺ †*cu.αν†*| ἔλοιςα Κύπρι
χρυσαίςιν ἐν κυλίκεσσιν ἄβρωε
 <ὁ>μ<με>μείχμενον θαλίασι| νέκταρ
 16 οἶνοχόειςα

...

从这里 [] 去神圣的
 神庙，那里有一片可爱的
 苹果树林，与祭坛，蒸腾着
 香烟。

那里，冷冽的水潺潺流过
 苹果树枝条，整个场地被玫瑰
 花荫覆盖，从颤动的叶子

降下奇特的梦。

那里，繁盛着适于牧马的草野

开着 (春天的?) 花^①，风

吹动正甜 [

[]

那里，你，库普里斯^②啊！

带着节日的喜悦，把神饮 (Nektar)

于金杯中，温柔地

倾注。

这一残篇被写于一块托勒密时期的陶片 (*ὄστρακον*) 上，其书写者大约生活在公元前 3 世纪，却没有留下名字，是萨福存世作品中时代最古老的代表之一^③，直到 1937 年才由诺莎 (Medea Norsa) 发现并整理出版^④。文本并未按诗行排列，而是按散文的方式记录，某些地方损毁严重。尽管可以认为书写者应是有一定经验的书记老手^⑤，但经常出现的书写错误 (其中某些错误的原因不能被归为注意力不够集中) 说明，书写者至少对萨福诗歌的莱斯波斯-伊奥利斯语 (Lesbian-Aeolic) 方言形式并不熟悉^⑥。自这块陶片首次发表，有关词句的释读及关于此诗之开篇、结尾的讨论就一直伴随

① 对 $\dagger\tau\omega\tau\dots(.)\rho\acute{\iota}\nu\omicron\iota\varsigma\dagger$ ——作为一个用来形容 $\acute{\alpha}\nu\theta\epsilon\sigma\iota\nu$ (花) 的四音节修饰词——的解读有不少选择。一种由 Vogliano 与 Schubart 提出的读法 $\acute{\eta}\rho\acute{\iota}\nu\omicron\iota\varsigma\iota\nu$ (春天的)，目前为多数学者所接受 (如 Siegmann, Page, Turyn, Lanata, Treu, Broger)，依此，则 $(.)\rho\acute{\iota}\nu\omicron\iota\varsigma\iota\nu\acute{\alpha}\nu\theta\epsilon\sigma\iota\nu$ 为“春花”之义。参阅 L.-P., 页 4-5; Voigt, 页 35; Page 1970, 页 35、38; Tzamali 1996, 页 109-110。但由 Schubart 所提出的另一种读法 $\lambda\omega\tau\acute{\iota}\nu\omicron\iota\varsigma\iota\nu$ (洛托斯草的，也是他更倾向的读法)，同样可以很好地配合上下文。参阅 Schubart 1938, 页 301。荷马史诗提到马会食用洛托斯牧草 (如 II. 2. 775-776, Od. 4. 601-604)，这当是一种三叶苜蓿类的植物 (*Ranunculus ficaria lotus*)。参阅 Herzhoff 1984，特别是页 263-268；另可参看 RE, XIII/2, 页 1530-1532。

② 爱神阿弗洛狄忒的称谓名号。

③ 参阅 Page 1970, 页 35。

④ 参阅 Norsa 1937。

⑤ 参阅 Schubart 1938, 页 297; Page 1970, 页 35。相反的意见参阅 Pfeiffer 1937, 页 117。

⑥ Page 将之描绘为 “the writer either very careless or very ignorant, or both”。参阅 Page 1970, 页 35; Snyder 1997, 页 17。

着各种不同的意见^①，幸而这并不影响将其作为具有意义统一性的整体加以理解与诠释^②。

文中出现的程式 *λείμων ἵππόβοτος*（适于牧马的草野），无疑可以在荷马史诗中找到对应，此前各家分析的重点往往放在形容词 *ἵππόβοτος*（适于牧马的，直译：马吃草的）上^③，而忽略了将这一程式更整全地加以考察。为了更好地体会这一程式的“深度”，不妨对全诗的内容做一回顾：文中出现的呼格形态 *Κύπρι*，是对爱神阿弗洛狄忒（Aphrodite）的称谓，故而佩奇（D. Page）将之归入献给阿弗洛狄忒的诗歌，如同那首极负盛名的 *Ποικιλόθρον' Ἀθανάτ' Ἀφροδίτα*（《拥有绚丽宝座的不朽的阿弗洛狄忒》，Sappho Fr. 1）一样。某人，很可能便是作者本人，躺在阿弗洛狄忒神庙前的苹果林中。一种奇特的梦（*κῶμα*）降下（或按照另一种释读法，将其摄取）。于是，她（或他）听着水声潺潺入睡。接着场景变为花朵盛开的 *λείμων ἵππόβοτος*（适于牧马的草野）。而后是对阿弗洛狄忒的呼唤，请她带着节日的喜悦将神饮（Nektar）注入金杯。

— *κῶμα κατέρρει*（睡梦降临）或 *κῶμα κατάγρει*（睡梦将其摄取）？

*κῶμα*的降临是理解全文的一处关键。佩奇很精到地指出，*κῶμα*一词，并不单纯地意味着一般性的睡眠或深睡，而是某种由带有超自然意味的力量引发的睡眠或深睡。他引述来自荷马史诗、赫西俄德与早期希腊抒情诗

① 相关问题史，参阅 Saake 1971，页 79 - 85；Tzamali 1996，页 92 - 118。Page 1970，页 35 提供了很有用的文献索引。

② 参阅 Norsa 1937；Schubart 1938，页 297 - 303；Theiler/Von der Mühl 1946；Treu 1954，页 26 - 27、180 - 181；Page 1970，页 34 - 44；Saake 1971，页 85 - 114；Winkler 1994，页 271 - 274；Lanata 1996，页 15 - 17；Snyder 1997，页 17 - 19、24 - 25。

③ Page 将“*ἵππόβοτος*”（att. *ἵππόβοτος*）描绘为“one of the few... compound adjectives, which Sappho has in common with Homer”；Broger 分析了 *ἵππόβοτος* 的构词类型、简要回顾这一词语在荷马史诗中的使用情况后得出结论：萨福诗中的这一典型性史诗称谓名号，是纯装饰性的，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dass Sappho dieses typisch epische Epitheton ornans gleichfalls rein schmückend, d. h. weitgehend ohne inhaltliche Funktion verwendet“）。参阅 Page 1970，页 38；Broger 1996，页 34 - 35。